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弒二

楚商臣弒成王

僖公三十三年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
子止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
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患順武不
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
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文公元年夏楚子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

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十年夏初楚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汧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闔宜申及仲歸

楚圍弒郟敖

襄公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

無字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徧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公元年楚令尹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既聘將以衆逆鄭人不許伍舉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入逆而出遂會諸侯盟於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及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督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先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

謂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六月楚令尹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擊櫟邲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公子圍之弟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公子黑肱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於邲葬王於邲謂之邲教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

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子圍即位為靈王
楚比弒靈王

昭公二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八年使公子棄疾將
兵滅陳十一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滅蔡於是
城陳蔡不羹即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
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

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司馬督帥師
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
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
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
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
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十三年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

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常龜中犖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成然皆王
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
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觀起爲楚康誅死之死也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臣今事蔡疾者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公子比於晉公子黑肱於
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

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
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
公子比公子黑肱棄疾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
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
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於郊以定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而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子革乃歸
於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王弗誅申無宇嘗斷王旌惠孰大焉君不
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過諸棘闢以歸夏

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
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
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
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
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
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使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
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饗櫟之田事畢弗致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饗櫟敢請命對曰
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饗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
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勒姑歸不穀有事其子告
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莖之初靈王卜曰
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余昇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
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

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
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
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
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厭紐鬪常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
哉

吳闔廬弒僚

成公十五年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
祭次日餘昧次日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
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襄公十四年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勿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臧子以無失節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死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二十九年餘祭死餘昧立昭公十五年餘昧死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王僚使光伐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子爲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鱉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

野以待鱣諸之事二十七年冬楚平王卒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

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命而待吳公子掩於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衛州吁弑桓公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

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眈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吁州弑其君而雷

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
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碯石碯曰王覲為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衛人使石宰醜泣
殺州吁於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於陳君
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
之謂乎

陳徵舒弑靈公

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
袒音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
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鄭歸生弑靈公

宣公四年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宋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宋子宋往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蔡般弑景公

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而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延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逐

魯季氏出昭公

襄公三十一年太子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
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
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
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
十一年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

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大蒐於比蒲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怠君也君不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怠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二十五年春季平子庶叔季公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曹氏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國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有鸛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公亥兄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公鳥妻季妣與甕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公鳥妹秦遄之妻曰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平子弟

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平子弟公之公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
公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
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亥
怨平子季郈之鷄鬪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
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臧爲子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
平子公亥獻弓於昭公子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謀去季氏公爲告其弟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
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
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
伯羈懿伯曰諛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
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
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蕝蕝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
夷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驪夷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
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孫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
公於野井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
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繾從公無通內外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
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
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
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
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

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
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初
臧昭伯如晉從弟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上為信與
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
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
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
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
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
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
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冬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卒於曲棘二十六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季氏之臣以幣錦

二兩縛一如禛適齊師謂瑱子猶之人高齋能

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
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
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
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
群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

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景公從之二十七年公至
自齊處於鄆諸侯會於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鞅取貨於季孫謂宋司城子梁
衛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
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
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
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
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

弗敢宜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爲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恤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如齊景公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子愬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

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甥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於鄆景公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墜而死公將爲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幘裹之公賜其子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王於景公遂入羔裘景公喜與之

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公爲之
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
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爲爲此
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
爲太子三十一年晉定公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
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
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
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

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
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
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
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
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左氏文選卷三
三十三
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弟定公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

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鶩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季氏出哀公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甌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衛孫林父出獻公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文子林父林父出奔晉十四年衛侯如晉厲公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

歸厲公使卻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衎之也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襄公七年衛孫父子來騁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孫父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左傳卷之三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
王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
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
子皆殺之子展獻公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
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
執之初尹公陀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陀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公使厚成收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
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
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若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
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
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
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

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榮其外能
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石宰
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
而羔袖乃救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惠子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
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悼公問衛故於中行偃對

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
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諸侯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
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
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
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爲曹故也二十年冬衛
甯惠子疾召其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已不來食矣甯喜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
入於夷儀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儀聞
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
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
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
免矣九世之鄉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
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
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
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
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若不已死無日矣甯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
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甯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

嘉襄林父子

居守甯喜右宰

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襄死孫氏夜
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剽及太
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
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
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
至使讓太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
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
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夏公會晉趙武宋向
戍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
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比宮
遺以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齊景公
鄭簡公為衛侯故如晉平公兼享之平公賦嘉樂國
景子相景公賦蓼蕭子展相簡公賦緇衣叔向命平
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武武以告平公平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平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鮑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不敢聞且審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爲卿

衛孔惺出輒

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

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夏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圉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旣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猥從之迫孔慳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慳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慳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

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肸告于周曰蒯賁得罪於君父君毋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惺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柙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柙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柙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柙於橐中孔惺出奔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噐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噐可得也豎告太子疾太子疾使五人輿豶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
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呌天
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
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
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
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帥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鄆入般師出初莊公登城以
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
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

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
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
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
以爲呂姜鬣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活我吾與女壁已
氏曰殺女壁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壁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
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二十五年五月庚辰
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稽師北轍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

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
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
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
政公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戊氏
以其帑賜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
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
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
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
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酈子士

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
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
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
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
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
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知之見公孫彌牟
請逐揮彌牟曰無罪要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
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
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

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二十
六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宋樂茂納衛
侯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於
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
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彌牟使王孫齊私於臯
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
命無他納衛君而已彌牟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
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
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
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
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
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
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
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審武子孫蒞
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
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
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云無競惟人四方
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鄭祭仲出昭公

桓公十一年鄭昭公忽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十五年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

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魯宋衛陳會於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十七年初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十八年齊襄公師於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
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子儀及
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
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魯莊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
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
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
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
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
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爲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
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
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
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
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
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
而死厲公自櫟入緩告於楚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
也十六年厲公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則強
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
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
鉏不能衛其足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四

亂

周王叔陳生

襄公十年十一月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
入遂處之醫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筭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
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筭門圭竇其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葦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士句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魯家臣

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字公長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於家臣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武仲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爲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紇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秩庶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
弟疾豐點謂公鉏荀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
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
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
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
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子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夷
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
在鑄臧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吊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

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入曰其盟
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
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
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居其孟椒乎齊莊公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四年初叔
孫穆子豹避其兄僑如之難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
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深目而豸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
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僑如奔齊饋之僑如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齊大夫公孫子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丙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容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

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

之牛謂叔孫見仲見仲見於公也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

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

召仲牛許而不召家臣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寘饋於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

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媯而相之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季氏家臣南遺使惡

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

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



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伍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不以壽終曰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

南遺昭子媯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
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其父莊叔得臣以周
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  以示卜楚丘曰是將
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
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
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

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於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
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
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
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十二年季
平子如意立而不禮於費宰南蒯南蒯謂公子愁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公
子愁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小且告之故先是叔孫

昭子媯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昭子更受三命叔仲小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媯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媯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免以費叛如齊慙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邈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  之比  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

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
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
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
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
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

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
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
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
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
也齊大夫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
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定公五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虎不
徂皆季氏家臣將以琪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

葬季孫桓子斯行東野及費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
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
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歆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
寅大誚逐公父歆奔齊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無享之孟
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
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
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
取入焉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
亳社誚於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以為政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
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桓子弟季寤及公鉏極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
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
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

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
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
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
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
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
壯者三百人以爲其子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
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

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
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
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
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處
父在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殺桓子孟孫懼
而歸之季寤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
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
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
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
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葱靈喪車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藐

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叔孫家臣公南使賊射
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
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
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
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
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
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左傳卷四
三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
曰侯犯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克懼駟赤
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
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
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
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
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
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
之日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
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不敢以出犯謂駟赤日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郕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司寇仲尼命申句湏樂頤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
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
鮮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
月公圍成弗克

齊樂高氏

襄公二十九年六月齊高止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
司馬侯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
免高止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
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
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宋華定
出奔楚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為高氏
之難故高豎子以廬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廬
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魯孫
鄰良敬仲也高豎致廬而出奔晉晉人城繇而寘旃

昭公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

姜有寵於晉平公平公謂之少齊七月少姜卒三年

五月晉韓宣子起如齊逆女公孫薑即子尾為少姜

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

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

乎初宣子為平公聘少姜也見子雅子雅公孫子雅

召子旗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

子尾子尾見疆疆尾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

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齊公孫竈卒大夫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焉姜其危哉八年七月齊

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其宰梁嬰而立子良之宰

子尾子高疆也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無宇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

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

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

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宇請從子旗日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

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

惠懋不懋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

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年齊惠樂高氏皆耆酒

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遂見鮑文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

而後入公卜使大夫王黑以靈姑鉞公旗名率吉請斷

三尺焉而用之五月戰於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

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子旗名高疆即子良來奔陳鮑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

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

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

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山八年公孫蠆曾逐魯公子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

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成子公公孫捷而

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

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景公母穆孟姬為之

請高唐陳氏始大九月叔孫昭子媯至自晉大夫皆

見高疆見而退昭子與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

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

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

能任是以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

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宋魚石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宋共公卒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山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

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十八年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夫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要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秋宋老佐圍彭城冬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悼公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孟獻子會於虛杙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宋華氏

襄公十七年宋華閱卒其弟華臣弱其子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向成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癸

狗彘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叔孫昭子媾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昭子媾曰然則華向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司徒華定右師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群公子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憾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闔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大司馬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而攻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華經以歸日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旣入華經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一年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貍黨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貍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貍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貍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貍及黨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經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邑

大夫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
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師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
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
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脩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
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袞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僕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

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公子城以晉
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
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鴟子祿御公
子城莊董爲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
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
狎也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拆股扶
伏而擊之拆軫又射之死干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
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爲樂氏矣貍日子無我廷

庭恐也

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景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

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黽也今將禍
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黽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
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
黽未來得左帥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
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
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
先君對曰黽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親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黽司
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之不與
也祇取死焉向黽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向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黽曰不
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
叛之向黽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黽出
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
郭先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
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魍魎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魎而奪
之魍魎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日子分
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魎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
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廷吾兄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出奔陳宋樂大心從之夫爲宋

患寵向魍故也

晉欒盈

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鷹娶於范宣子生欒懷子盈
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鷹卒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
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
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
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
言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樂盈出奔楚
宣子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董叔邴師及叔
向之弟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
子雖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平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
乎鮒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也管蔡
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
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救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倍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寃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魘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魘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允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

候出諸轅轅冬諸侯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莊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薦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守曲沃大夫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

沃入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舒之父魏絳於下軍舒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句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
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
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匄子范鞅 逆
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
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
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之門外督戎從
之踰隱隱牆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
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
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
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
之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是年齊侯伐晉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

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衛貢五百家十三
年晉趙鞅謂邾鄆大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爲邲鄆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
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邲鄆人曰吾私
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午子趙稷及
午臣涉賓以邲鄆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邲鄆邲鄆午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邲鄆將作亂董安於聞之告趙鞅曰先脩諸趙鞅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於曰與其害於
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鞅不可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
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躒躒欲
以爲卿韓簡子不信與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
范昭子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

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於絳盟
於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
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躒使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二子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於荀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荀伯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

於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
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
歌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晉人敗范中行氏之
師於潞獲籍秦高疆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哀公元年齊侯衛侯救邶鄆圍五鹿八月齊侯衛侯
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取棘蒲趙鞅伐朝歌二年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罕
達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

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
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
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
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鞅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
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將戰王良御簡子衛太子
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王良

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

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

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糜之吏詰之御對

曰疋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

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聲公名勝亂從晉午定公名午在

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

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

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

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

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鞅喜曰可矣傳

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
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爲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
鄭師取蠶旗於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鞅曰國無小旣戰
簡子曰吾伏張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
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王良曰我兩鞅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鞅皆絕三
年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
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
也四年齊陳乞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
邯鄲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遂墮臨
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
荀寅於栢人五年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悼之
四年晉荀躒子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里南以待之知伯
入南里門於桔枳之門鄭人俘鄒魁壘賂之以知政
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鞅入之對曰主在此知
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
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

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言諸吉射使爲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
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
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
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楚鬪椒

宣公四年初楚子文之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能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

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
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其子鬪般爲令尹越椒爲司
馬焉賈爲工正譖鬪般而殺之越椒爲令尹已爲司
馬越椒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焉賈於轅陽而
殺之遂處烝野將攻莊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
受師於漳滏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許越椒射王
汰輈過車及鼓附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車蓋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
椒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

聚於邲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
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
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楚白公

哀公十六年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

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諫於建請行而
期焉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諫
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
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
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

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殺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賢大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公子啓子閭爲王子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
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賊盜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
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
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
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
爲司馬而老於葉

衛齊豹

昭公二十年衛靈公兄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
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
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
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
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
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靈
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
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駟乘及閔中齊氏用
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駟乘使
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鳩駟雖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

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
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
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
從公齊侯使公孫清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
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輶主人辭

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七月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鄭臣

襄公七年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八年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
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
孫惡出奔衛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
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
其執政之三士乎諸侯伐鄭已酉師於牛首初子駟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
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
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
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

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
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簡公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子駟之子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國
之子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

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
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
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五年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子產及子耳之子伯
有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茂師慧春公孫
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
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
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
請而歸之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去之冬楚師侵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
不克而還十九年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其族子
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
孔而分其室子革之父子然與子孔宋子之子也子
良之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

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
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
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
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
巳其夫攻子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販子良而立
其弟大叔游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
苟請舍販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
無昭惡也襄公十三年鄭良宵伯有太宰石彘彘在
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
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不猶愈乎楚人歸之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
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三十年春子產相鄭簡公以如晉叔向問鄭
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
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慢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公孫子皙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幸丑子產歛伯

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順我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印段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子皙族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
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之盟用兩珪質於河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於子矯公孫之卒也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揮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
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
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
皆死馬師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鷄澤之會鄭樂成奔
晉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罕虎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鄭子皮授
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
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即公孫賂與之邑子太叔曰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
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
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伯有旣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或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昭公元年夏鄭大夫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即南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疆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印黑之子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
 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秋七月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不焉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
 為薰隧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
 人言吾不遷矣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
 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
 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子孔之子公孫洩及伯有
 之子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疆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疆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疆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子皮弟罕魁罕朔奔晉韓宣子起問其位

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矣而逃唯執叻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十九年鄭駟偃卒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族私於謀而立
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
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
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
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盜

魯盜

襄公二十一年春邾大夫庶其以漆闞丘來奔季武
子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
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
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
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
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阜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盜

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獻狄俘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鄭盜

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符之澤盡殺之盜乃少止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四

